

3月30日,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,中国现代文学馆、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办的曲波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。与会者在发言中深情怀念作曲家波的为人作文,向他致以深切的追思和崇高的敬意,共同体悟《林海雪原》等红色经典所彰显出的艺术魅力。现选登曲磊、陈传席、杨柳、徐刚的发言。

像过去一样给父亲写信

□曲磊磊

墙上挂着一个条幅,是父亲写给我的生日诗,楷书道劲:
坎坷崎岖路不平
工农兵学四围钉
失学失意何所失
一支劲笔闯丹青
这些年无论走到哪儿,一直朝夕相伴。
从儿时起,父母都十分注重我们兄弟姐妹对传统文化的学习,诗、词、文、赋,从小点滴积累,熟记于心,家人过生日,题诗互赠,也成了传统。

有一天,伦敦苏富比学院一群硕士生来我家玩,两个小伙子看到墙上的题诗,惊讶地对着大家说,曲老师,您父亲就是谁呀!旁边的一个小女生一脸茫然。男生问,你看没看过《林海雪原》?她摇摇头。知不知道《智取威虎山》?她还是摇摇头,有点不好意思。听说听说过杨子荣、座山雕?小女生歪着头两三秒,忽然抬头看着大家:

“天王盖地虎!”
“同学们异口同声:”
“宝塔镇河妖!”
这是文学的力量,传奇成了经典。
读过一位作家的一篇文章,不记得是谁了,他说他一生的愿望就是给后世留下一个成语。这话说得好。我理解,成语作为经典性的词汇,体现了某种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,以浓缩的人文特征,融入文化基因。

我没有考证过“林海雪原”这个词的来源,但是只要提起,眼前必定出现冰天雪地、大智大勇、传奇而浪漫的画面。

我们的大姐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参加今天的纪念会,她发来一首诗,托我读一下:

穿越大空星云,
抚挽先父英魂。
叙宇宙之灿烂,
笑亘古之一闪。
庆幸光临人间,
偶然之偶然。
感叹生命无价,
须臾却绚丽。
先生后生差之纳米,
父辈子辈终将在光速飞船重逢。
大姐的诗让我想起一件事,半个多世纪前的1969年,我在海林插队,不久成了赤脚医生。忽然从那儿当了兵,到连队报到,竟然在北京,而且居然是中国科学院,几天之中,从知青变成了军官,我们连分管化工冶金研究所。

在那个荒诞的年代,科学院的科研全部瘫痪,所里的炉子都凉了很久。有一天忽然接到通知,科学院全体人员到大礼堂看电影。不知道什么电影,反正很开心,灯暗,放映开始,竟然是“阿波罗罗登月”!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,屏住呼吸,生怕漏掉任何细节,阿姆斯特朗就是那时候说的,“这是我的一小步,却是人类的一大步”。

正巧,我接到命令,把部队报道组写的稿子送到京城和军区各大报刊,直接递到编辑手里。我奉命办完这些事,急不可待地回到家里,一进门就跟我爸说,美国人登上月亮了!父亲呼啦一下从沙发中站起来,一脚轻一脚重地走进卧室,穿鞋。他是在辽沈战役负的重伤,大腿骨打断了,终身残疾,特制的皮鞋,外边鞋跟高一寸,里边鞋垫厚一寸,一有大事要事,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先穿鞋,好像要去打仗。他很专注,也很激动,听我详细讲述了阿波罗登月的细节。我们聊了很长时间。后来谈到我的部队生活,问起科学院,军官队目前在做什么,我说全院都在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父亲皱了皱眉头问,“你们知道相对论是怎么回事?”我说不知道,一边学一边批吧。

“啪”的一声,他的手拍在茶几上,杯子都跳起来,
“你们连相对论是什么都不知道,批个什么劲呀!”

临走前,他千叮万嘱咐,科学、科学家,是国家的未来,要尊重他们、保护他们,要多看、多听、少说,千万不要胡来……

我记住了。

正是在那个时候,他的小书桌上摆着地球仪,墙上贴着天文图,案头放着天体物理的书籍,一个大本子上红红蓝蓝做着各种笔记,他在潜心学习和研究,构思着用他的话说是真正要写的一部大书,书名叫做《英雄泪》。我看到过起笔的篇章,第一句就是:“真正的英雄并非不落泪。”还依稀记得他的描述,列出了好多准确的数据:当银河系运行在宇宙的某一个空间,当太阳和行星们处在某一个节点,当地球与各大星宿处在某个相对位置上,在山东那个小山村,一个婴儿诞生了。不知道他是否受到屈原的启示,“摄提贞于孟陬兮,惟庚寅吾以降”。阴历正月初七,他和屈原同一天生日。

这是我最早知道的关于时空穿越构思。他计划把他对宇宙、世界、族群、个人,连同时间、历史、文化的理解和感悟融汇在一起,上天入地,纵横驰骋,他幻想着游弋于过去、现在和未

来,一个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将直接对话……

可惜呀,壮志未酬。

作为他的儿女,我们没有他的智慧和文笔,只能在我们自己追求的领域,力所能及地把一件事做好。自己作为一个艺术从业者,就像他题诗对我的勉励,把关注人的生存状态、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尊严这条主线贯穿始终。

不是每个人都能留下一个成语,但是至少每个人都能留下概括他生命的一两句话:我们从小到大,听到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人有德于我,恒记之;我有德于人,永忘之。”一恒一永,至今不绝于耳。

我曾关注过不少人生命的最后一句话:伽利略临终前说:“地球,的确在转动。”这是坚持真理的一生。

居里夫人说:“请不要打扰我,让我安静一会儿。”这是为科学熬尽心血的一生。

萧伯纳说:“我已经完成了我要做的,我可以走了。”这是自我实现的圆满的一生。

弗洛伊德说:“这太荒谬了!”不知是在跟谁,决不妥协。

“死去元知万事空,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这是陆游忧国忧民的一生。

一位名叫纳德·兰塞姆的牧师说:“假如时光可以倒流,世上将有一半人能够成为伟人。”看来大多数人是带着遗憾和悔恨回顾过去的,如果我们能够站在未来看现在,将能对生活做出更为正确的选择。

人生很短,文明积累的路很长。

有时候翻看厚厚的一包过去跟父母的来往书信,总能感受到杜甫所说的“家书抵万金”。那时候,一封信投进邮箱,就数日子,十天,两周,收到回信,特别理解陆游的心境,“流清泪,书回已是明年事”。后来有了传真,觉得神奇得不行,写好了家信,两头一转,瞬间收到,再后来有了电脑,字也不用写,邮票也省了,再后来有了手机、微信、视频……人手一个“千里眼”。而这一切,都发生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。

父亲去世二十年了,他是有大智慧的人,生于海边,化成灰又回归大海,与自然合一。我梦见他好多次,言谈笑语,一如往日,我想跟他说话,给他写信,告诉他家人安好,告诉他时代变迁。他没见过,也不会用手机,我只能像过去一样给他写信,把想说的写下来,再像小时候那样,叠成小船,放在海面上,随着风,随着浪,漂向大海深处。

(作者系曲波次子)

《林海雪原》的影视改编

□徐刚

电影并不困难。《林海雪原》公映以后,人们对影片中杨子荣形象的塑造给予了高度评价。电影中,由王润身扮演的“比土匪还像土匪”的杨子荣,显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970年,由“样板戏”《智取威虎山》改编的同名彩色戏曲电影的上映,让京剧表演艺术家童祥苓成为几代观众心目中“杨子荣”的代名词。

显然,1970年这版戏曲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的拍摄,考虑的是“样板戏”《智取威虎山》的传播问题。当时,“革命现代京剧”这一新兴的艺术样式由于受表演时空的限制,无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,而电影则具备更强大的传播效应。然而,由于“样板戏”电影的拍摄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,因此谢铁骕在准备拍摄时一度陷入困境。后来,他在北京电视台的黑白舞台纪录片《智取威虎山》“照搬舞台”的启示下,结合适当的电影手法与舞台艺术效果,以“既还原舞台,又高于舞台”的方式圆满完成了创作。1970年9月,样板戏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摄制完成,并被指定在国庆节期间全国公映。电影上映之后迅速引起轰动,样板戏电影从此深入人心。

在样板戏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上映44年之后,《林海雪原》终于迎来了第三次电影改编,这便是以武侠片闻名于世的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3D版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。这部2014年上映的“贺岁片”借助观众对同名经典的怀旧心理,又根据时代特点淡化了原作的政治意味,并赋予鲜明的武侠风格,因此被人称为“红色外衣下的现代武侠片”。再加之3D特效这种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技术手段,极大地改善了观众的观影体验。尤其是电影中“打虎上山”这类在过去戏剧作品中往往以写意方式一笔带过的环节,也终于被大张旗鼓地搬上了银幕。在这个段落,张涵予的精湛表演,加之3D特效制作出的栩栩如生东北虎,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总之,怀旧心理加武侠风格,外加新的技术手段,都令徐克的这部《智取威虎山》在商业化操作上极为成功,这也难怪该片得以凭借8.8亿票房在当年竞争激烈的“贺岁档”中杀出重围。

上世纪80年代之后,随着电视机的普及,《林海雪原》也屡屡成为作为大众娱乐形式的电视剧改编的重要对象。与电影改编一样,这里也有三个版本的电视剧值得一提。首先当然是1986年吉林电视台出品的10集电视剧《林海雪原》。该剧由朱文顺执导,由林达信、韩再

成”但“才自内发”,才出于天,是本身所具有,非学而能。你学习小说作法,学了三十年,得到博士学位,你仍然写不出小说。北京大学语言学家王力平生研究诗词格律,著作等身,是世界上懂诗词格律的第一人。他指导无数人成为诗人,但他自己的诗词未必如其学问那般好。很多人有诗词之学(外成)而无写诗词之才,天未赋与,自内发不出。

曲波在新中国成立时,才26岁。他指挥剿匪战斗时,才20出头。他想写小说时才才20多岁,内心冲动不已,这是“才自内发”的表现,因为有天赋之才,他非写不可。

严羽《沧浪诗话》有云:“夫诗有别材,非关书也;诗有别趣,非关理也。”你读再多的书,懂再多的理论,也未必写出诗来。不读书也可以写出诗来。“然非多读书,多穷理,则不能极其至。”要写得非常好,不读书也不行。

曲波先生也是读书的,而且读得很深刻。比如《林海雪原》第二页有一句“后方确是一片升平气象”。他用“升平”一词,不用“太平”,一般作家多会用“太平气象”。按孔子的说法:据乱世——升平——承平——太平。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半年前已被剿灭,乱世已平定了。但还有小股残匪在挣扎扰乱,所以还不能算太平,曲波先生用“升平”一词,说明他也有才也有学。用词

准确是天才作家的一个标准。《林海雪原》最后一章,侯敬坤说:“逛镜泊湖,到那时我们下了长白山,还要游西湖呢?”逛、下、游三个动词是有区别的,都很生动。当然也可以都用一个“逛”或一个“游”字,那就缺少才气了。杜甫《兵车行》“牵衣顿足拦道哭”7个字,4个动词,天才诗人和天才作家在用词上都是十分讲究的。

关于小说的技巧和成就,在座的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、更深刻,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。我这里再说明的是,既然曲波是天赋之才,我们读了《林海雪原》,足以感受天之所赋,为什么会更纪念曲波呢?但天为什么会把才聚到某一人身上,这是我《论天才》一书要重点解决的问题。简单地说是曲波具有的素质、胸怀和人品,以及他的经历,足以承受天之所赋,天赋与之。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,细节必须真实。他不参加那些战斗,则小说的细节不可能真实,更不会生动。所以,我们读了《林海雪原》,仍然要感谢曲波先生,我们现在仍要纪念曲波先生,就是这两个原因。只要《林海雪原》在,曲波先生永远值得我们纪念。

(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)

天才的著作《林海雪原》

□陈传席

峰、白玉娟等人主演。作为曲波同名小说的第一部改编电视剧,该剧受制于技术、资金等客观拍摄条件的限制,其艺术的“粗糙”似乎显而易见。到了2004年,30集版的电视剧《林海雪原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、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创作中心与万科影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。该剧由李文岐执导,由王洛勇、于洋、童瑶等人主演。该片的制片人郑凯此前刚刚成功制作了满足人们“怀旧”心理的电视剧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因此看到了改编“革命历史题材”小说的潜在市场。这个版本的《林海雪原》最大特点是适应时代心理,“最大化地去掉了脸谱化和概念化,增加了生活化”。为此,电视剧设计了杨子荣唱酸曲、给人下巴舌等故事细节。该剧在将“英雄”“凡人化”的同时,还将敌人“人性化”,特别是给座山雕的一个养子“人性萌动的机会”,而剧中的座山雕,更是与过去常见的形象截然不同,他甚至颇有些“咏诵经书,举止儒雅”的特点。这种所谓“创新”一方面固然显示了一种大胆的艺术创举,但另一方面也显然对观众们习惯的接受方式构成了“冒犯”,因此一时间也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激烈争论。

这种状况直到2017年《林海雪原》第三次电视剧改编时,才有了根本的改观。这部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、黑龙江广播电视台、黑龙江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,由金姝慧导演,李光洁、张馨、倪大红等人主演的64集的《林海雪原》,播出后引起了热烈反响,也获得了业界的普遍好评。很多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、最全面、最系统的一个改编版本。据悉,为了认真准备这部作品,总编导金姝慧的编剧团队写了65万字的电视剧本,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是64集的电视剧。这便有足够的空间还原全本的小说故事,使以往影视改编中没有得到全面展现的主体情节都能得到充分表达。除了这种全面性,该剧最关键的特点还在于对原作的敬畏。如观众所看到的,该剧并没有追求所谓的“市场热点”,而是完美展现《林海雪原》所洋溢的革命情结、英雄主义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献身精神。在导演团队看来,这既是对历史的回望、向名著的致敬,也是对《林海雪原》故事及其精神的传承。

时至今日,从小说《林海雪原》改编而来的电影、电视剧,包括动画电影,甚至邮票、年画、屏风、雕塑等各种艺术形式仍然层出不穷。曲波的经典作品,以及各式各样改编的艺术形式,早已成为人们永恒红色记忆,一种连接着革命传统的文化资源。在几代人的阅读与欣赏之中,这座理想主义的永恒丰碑,注定要彰显出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。

(作者系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)

曲波和他的作品

□杨柳

知道曲波

少不更事,看一本大厚书,少剑波、杨子荣、小白鸽。那时候的一号人物不是杨子荣,是少剑波,心目中的帅。坊间传言,曲波就是少剑波,小白鸽就是曲波的爱人,还到书里去找他俩到底结婚没有。后来看电影《林海雪原》,看了很多遍,少、杨、白的形象在心目中落实了,觉得那就是他们。

前辈们

1957年《林海雪原》在人文社出版,也是一个传奇。作者曲波有多重身份:军人——厂长(局长)——作家。他是文艺青年,心里有文学的根,小时读书,充满了想象力。解读《孙子兵法》,练武。
《林海雪原》立刻吸引了编辑,它太有吸引力了。很多情节编排潜移默化受古典小说的影响。深山老林,冰天雪地,神兵一般的小分队,英气、侠气、神气、仙气、浪漫气,在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一个奇特的存在。出版社很快就决定采用出版。
人文社的历届编辑和领导都极为珍视这部小说,如王笠耘、龙世辉、王鸿谟……

百万庄辰四楼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,我接手做了《林海雪原》的编辑,见到了“少剑波和小白鸽”。百万庄辰四楼,院门常锁,小扣柴扉久不开,没有手机的年代,联络基本靠喊。

那时候社会上的版权意识还不强,有的出版单位不与作者和授权的出版社联系,就印刷发行《林海雪原》等曲波的小说,有的连样书都不送,是朋友发现或读者拿了书来请签名才知道的,更不要说稿费了。虽然曲波并不在乎稿费,但是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,多次跟我表达他们的心情。我们下功夫搞清楚各地印发《林海雪原》的乱象,在两位的配合下梳理了混乱的版权,明确了《林海雪原》在人文社的专有出版权,同时理清了《林海雪原》出版以来人文社全部版本、印次、印数以及租型印刷的数据。直到今天,虽然刘波阿姨已不能理事,但是靠靠,包括第三代的叶子,都是《林海雪原》版权的坚定的看守者。维护者,除人文社,“来者必担”,在保护出版资源、维护版权方面给了人文社很多支持和帮助。

曲波全集

2012年编《曲波全集》,对他有了更多更实在的了解。在和刘波阿姨一起收集整理作品、照片的过程中,又听她讲了很多他们过去的故事,他们在战争的与和平的年代里,对工作、对生活、对家庭、对朋友诚恳、热情,面对坎坷曲折、名利得失又泰然、淡然,让人颇多感慨。曲波是一个戎马倥偬、意志坚定的军人,又是一个深藏浪漫情怀、与人为善的“文艺青年”。他回想第一个孩子初到人世的情形,让我看到了一位舐犊情深的父亲。曲家四个儿女今天在这里为父亲而相聚,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。

(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)